



他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漆墨厂；他工厂生产的油漆，为刚建成的重庆人民大礼堂披上色彩靓丽的外衣，使重庆气势恢宏的地标建筑流光溢彩……他就是重庆商学界奇人顾鹤皋。

顾鹤皋，1904年9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白鹤乡，祖父在清末官至道台。清朝灭亡后，其父继承家业，崇尚孔孟之道，顾家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顾鹤皋5岁时，生母病故，父亲续弦，顾鹤皋过继给三姨作养子。顾鹤皋天资聪明，学生时代喜欢钻研。他在铜梁县立中学读书时，正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他呼吁工业救国，受到同学拥戴。当时洋货充斥中国市场，顾鹤皋对此深恶痛绝。1924年，顾鹤皋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立志在工业领域干出一番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乘船从宜昌返渝时，曾作长诗《船中感》，写下诗句“关东父母愁对月，白山黑水改颜色，塞北常无汉将军，招招倚剑空叹息”，以此抒发自己希望救国救民的急迫心情。

重庆商学界奇人顾鹤皋 他生产的油漆让人民大礼堂金光闪闪

□ 郑中天

创办四川第一家漆墨厂

1929年，顾鹤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铜梁，在铜梁县立中学和铜梁国民师范学校任教。1930年，他赴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梁平县建设局局长。这期间，他发现川东地区盛产桐油，市场交易活跃，萌生了用桐油为原料创办油漆厂的想法。1931年，顾鹤皋遇到大学同学杨月然，两人都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对创办油漆厂的事一拍即合。办厂急需资金，他们广邀社会人士投资，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了重庆油漆厂。在股东大会上，股东们一致推选投资额最大的范仲渠（曾任重庆军阀范绍增的军需处长）任董事长，顾鹤皋任经理，杨月然任厂长兼工程师，这是国人在四川创办的第一家油漆厂。

当年，聚兴诚银行进行改革，关闭一些商号和外贸市场，逐步收敛以固行基。顾鹤皋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租下“聚兴诚油栈”作为重庆油漆厂的厂房。他还从北京购回两台小型三辊机与搅拌机，招收职工20余人，于1931年秋正式开工生产。产品有磁漆、厚漆、调合漆、清油（鱼油）、油基清漆（凡立水）等。至此，四川第一家油漆厂在重庆大溪沟诞生，产品商标为“飞凤牌”。

谁知产品刚上市，便遭遇日本“鸡牌”漆墨杀价竞销，导致产品积压，油漆厂严重亏损。面对日商对国货的疯狂扼杀，股东们对前景产生了严重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苦心经营的工厂于1936年倒闭。顾鹤皋变卖了老家的部分田产，退还了股东们的股金，留下机器设备，以图东山再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重庆城市人口倍增，日货退出中国市场，顾鹤皋又看到了商机。他再度与杨月然合作，迅速清理封存的设备，添置新机器，创办了竟成化学厂，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干，于1938年生产出“日升牌”系列漆墨产品。顾鹤皋狠抓产品质量，引进人才研发新产品，制造出了桐油凹版墨。该产品送到美国质检，获得产品专利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印钞票，便选用了这款油墨。

顾鹤皋精力旺盛，1937年出任重庆公卖处副经理，经营烟、酒、粮食专卖业务。在政治舞台上，他被选为四川党部监察委员和省参议员，并于1946年当选中华民国全国立法委员。在这段时期，顾鹤皋结识了周钦岳、胡子昂、徐崇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议论国家大事。受进步思潮熏陶的顾鹤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于1948年退出国民党，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顾鹤皋以民主党派的合法身份和经营多年的上层关系，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1948年，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黄蜀澄、共产党员傅世屿遭到国民党追捕，他亲自安排二人到铜梁白鹤乡教书，还安排冯克熙、胡克林到自己家中暂住，并把鄞公复安排在刘少周家中居住。当获悉敌特机关要逮捕民主人士徐崇林时，他及时通知徐离开重庆。

1948年，胡子昂从香港来电，转告他中国共产党邀请他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当时政治形势复杂，顾鹤皋听从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伯康建议留在了重庆。1949年8月，国民党对他掩护共产党员的行动有所察觉，正准备逮捕他时，他悄然回到铜梁老家躲过一劫。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顾鹤皋接受铜梁县地下党委托，出面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消除顾虑，对铜梁的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任“高工校”校长，大力办教育

顾鹤皋不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和爱国人士，同时还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学家。

1934年，四川省38个县联合出资创办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即“高工校”），地址选在重庆大溪沟，董事会一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主办单位：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致推荐顾鹤皋为校长。顾鹤皋任校长后，聘请黄蜀澄、徐崇林等一批有识之士到学校任教，以提高教学质量和知名度。他还在铜梁西泉创办造纸厂，选用“高工校”造纸班的学生担当生产技术骨干，使“高工校”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七七事变”后，“高工校”被国民党教育部接管。1938年，“高工校”在大溪沟的校址被国民政府占用，学校临时迁到牛角沱公路局，当年秋季开学时，再迁至巴县南温泉山洞。

1938年3月，黄蜀澄、徐伯图创办《生力军》周刊公开发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顾鹤皋主动担任该刊发行人。由于《生力军》周刊发行广、影响大，受到国民党怀疑，指令顾鹤皋调查周刊负责人的政治背景，顾鹤皋明知这是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却向上级报告称，创办周刊的师生学习努力、成绩优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顾鹤皋担任校长期间，因同情进步学生，保释学生运动领袖，1939年1月被国民党教育部以“包庇共产党”罪名撤去了校长职务。

让重庆人民大礼堂金光闪闪

重庆解放后，顾鹤皋率先申请竟成化学厂公私合营。当时，解放军驻渝部队急需大批帽檐，以前用毛皮制作成本高，顾鹤皋接下任务后，连夜研制用漆布代替毛皮获得成功，保证了军需，这项技术在1951年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获奖。

此外，竟成化学厂生产的油漆，还为刚建成的重庆人民大礼堂披上色彩靓丽的外衣，使重庆气势恢宏的地标建筑流光溢彩。

1954年9月，竟成化学厂与美华、建华厂合并为公私合营的重庆油漆厂。新厂在石坪桥建成后，生产能力是原来三家工厂总和的5倍，更名为“重庆三峡油漆厂”，顾鹤皋担任第一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为我国的油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顾鹤皋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1958年，顾鹤皋因积劳成疾患上肝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54岁。

（本文涉及的资料，由顾鹤皋之子顾恒翼先生提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水江灰水粑

□ 信鸽

“灰水粑、灰水粑，正宗南川水江灰水粑。”一大早，农贸市场端头处的叫卖声循环着。每天，卖灰水粑的大娘很早就来到农贸市场，寻一处好位置，售卖水江灰水粑、大有油茶等南川特色美食，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地地道道的南川人都知道，灰水粑是南川土特产，尤其是水江镇一带的最为出名，它散发出的碱香味和米香味很是诱人。

前几年，我在乡镇工作时，恰好有一位同事的老家是水江镇的。她说：“每年七八月收割完稻谷之后，用新鲜谷草灰制作的灰水粑口感独特、香气四溢，尤其是才蒸制出来时，热气腾腾、软糯香甜，味道那叫一个巴适。”

“为什么水江镇灰水粑这么有名？”我问。她回答：“水江灰水粑是用谷草灰制作的，其他地方采用的则是茶籽壳、水冬瓜树等草木灰，有的甚至还用上了碱水，让灰

水粑失去了原有的香气。今年秋天，我约你去水江体验一下灰水粑的制作过程，可行？”“好嘞！”我满怀期待。

这几年，乡村旅游发展迅速，赏花、漂流、露营、避暑……众多游客纷至沓来。炎热的夏季，不少外地游客会去海拔1000多米的水江镇乐村避暑，路过集镇的时候，捎上几个灰水粑当餐食是常有的事，返程时还会给亲戚朋友带点回去尝尝。不仅如此，有的游客品尝完灰水粑，还亲自走进灰水粑作坊，将制作过程记录下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水江灰水粑的名气越来越大。

作为南川人，我还没亲自瞧见过灰水粑是如何制作的，但对宣传视频里的步骤却一目了然——先是烧谷草灰，然后泡米、磨米、熬浆、搓圆、蒸熟……看着简单，实则不易。同事说：“制作灰水粑的每道工序都不能掉以轻心，细节至关重要。比如，稻草灰的多少决定含碱量，烧多了，灰水粑会太黄，碱性重；烧少了，灰水粑没味道，不

成型。此外，熬浆需要小火慢熬，用锅铲不停地翻动米浆，不然就容易糊锅。”

如今，即使城里面有的人会制作灰水粑，他们也懒得花工夫了。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不具备制作的条件，主要是没有谷草灰。若是嘴馋了，想吃灰水粑了，直接去农贸市场或者社区超市购买成品，方便快捷。

灰水粑有多种吃法，可以煎腊肉、煎香肠，做烤串、麻辣烫，也可清水煮。有段时间，母亲胃口不好，只喜欢吃点水煮菜。父亲知道后，去农贸市场买了几个新鲜灰水粑，做了一道白水灰水粑，母亲蘸着糊辣椒，眼角不自觉地湿润了。

待新一轮稻谷收获季节，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灰水粑的制作过程，泡一泡大米、搅一搅米浆，搓一搓粑，将亲手制作的灰水粑带回家给父母尝尝，留一些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寄去，让散发着碱香味和米香味的灰水粑唤醒乡音和乡愁。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